



高麗史

列傳

六十四

特
リ伊6
2.809
64



2809
64

9

9



列傳卷第十九

高麗史一百六

別錄

教修

字白文節 頤正

白文節字彬然藍浦郡人新羅諫官仲鶴之後高宗時登第入翰院累官至中書舍人歷吏部侍郎國子祭酒忠烈朝拜司議大夫時無功有世累者多補官郎舍不署告身王屢趣之不從有人銜之托左右以激王怒會承

旨李尊庇將啓監察司狀王意僉議府狀大
怒叱退尊庇命忽赤崔崇繫文節及司議金
懌給事中金之瑞典書崔守璜中舍郎李益
培司諫李行儉李仁挺正言鄭文張碩等尊
庇欲辨復進王疑救郎舍責止之即罷文節
等官尊庇厲聲曰王不察臣心臣何敢司出
納請從此免歸李之氏進曰尊庇所白者監
察司狀非僉議府狀也上不之察罪郎舍責
尊庇且僉議府百官之長使一忽赤夜縛諸

郎舍於國體何王取閱其狀悔遂釋之俄遷
國學大司成寶文閣學士八年卒文節文詞
富瞻下筆霑然爲一時所推不以才自負元
宗復位如元林衍以其子惟幹及腹心扈行
固要勿言廢立事王使文節撰表言以病辭
位之即閣筆泣諫王感悟奏以寶文節常若
懶迂及是人知其有志節子頤正孝珠頤正
天資純厚有公輔器事忠宣有志輔導忠宣
不用其言累官僉議評理商議會議都監事

旨李尊庇將啓監察司狀王意僉議府狀大
怒叱退尊庇命忽赤崔崇繫文節及司議金
懌給事中金之瑞典書崔守璜中舍郎李益
培司諫李行儉李仁挺正言鄭文張碩等尊
庇欲辨復進王疑救郎舍責止之即罷文節
等官尊庇厲聲曰王不察臣心臣何敢司出
納請從此免歸李之氏進曰尊庇所白者監
察司狀非僉議府狀也上不之察罪郎舍責
尊庇且僉議府百官之長使一忽赤夜縛諸

郎舍於國體何王取閱其狀悔遂釋之俄遷
國學大司成寶文閣學士八年卒文節文詞
富瞻下筆霑然爲一時所推不以才自負元
宗復位如元林衍以其子惟幹及腹心扈行
固要勿言廢立事王使文節撰表言以病辭
立文節閣筆泣諫王感悟奏以寶文節常若
懶迂及是人知其有志節子頤正孝珠頤正
天資純厚有公輔器事忠宣有志輔導忠宣
不用其言累官僉議評理商議會議都監事

後封上黨君時程朱之學始行中國未及東
方頤正在元得而學之東還李齊賢朴忠佐
首先師受孝珠官至大護軍

朴恒

字革之

初名東甫春州吏聰慧美鬚髯
高宗朝登第蒙兵陷春州恒時在京不知父
母死而城下積屍如山貌肖者皆收瘞至三
百餘人後聞母被虜在燕再往求之竟不得
選補翰林院倅忠州政最徵拜右正言按慶

尚全羅二道有聲績忠烈朝拜承宣掌銓注
先是政房銓注時出宿其家干謁填門恒始
詮注訖乃出禁中後人遂以爲常以同知密
直司事從王入朝平章哈伯使外郎問宰相
曰忻都云天子令高麗諸島民出陸高麗復
使島居差勾當使有諸恒曰至元七年我國
以帝命復都舊京其諸島民未有出陸之命
但以三別抄叛據珍島耽羅招討使金方慶
但令全羅慶尚近賊諸島出陸避擄掠陸處

者不可不鎮撫所以差勾當使也曰島民乘舟成群往來如生事何恒曰島嶼之人以魚鼈爲衣食往來漁釣非官吏所當禁也且朝廷凡有命小邦者皆下帥府及達魯花赤忻都以元帥駐鹽州已久西海諸島如喬桐龍媒與帥府相望忻都何坐視而不使出陸耶其無朝命明矣哈伯不敢詰拜叅文學事尋陞贊成事王欲依舊制覆親試新及第僧祖英得幸於王爲其姪吳子宜及親舊者欲令

不限登第久近皆赴試王問柳璈璈對新舊及第及衣冠子弟披藍者宜悉赴時人謂璈之言爲其孫仁明孫壻權求也內宦將軍李之氏言殿試之法自毅廟以來廢絕幾百餘年今國家多事正宜未遑又本國人讒構上國者多恐誣指殿試爲天塲責以僭越待制郭預亦嘗沮之王命展試期後祖英強王行之雖執政近臣不之知恒請依舊制試之王不允祖英將子宜等試彙達王因請拆糊封

定科目取十五人以子宜爲首餘皆親舊王
召恒云子不能遍考卿與祖英第高下祖英
恐事不濟與恒言日者上見子宜詩賦業已
定乙科何必改爲恒知祖英意遣中使白王
與旋題負郭預惣郎崔守璜右正言李子芬
等考定及榜出趙簡居首皆非祖英所定元
世祖將征日本戰艦軍糧器仗今本國一切
幹辦而遣元帥忻都右丞洪茶立監督君臣
拱手聽命力不能堪恒言於王具以狀奏帝

授王左丞相行中書省事金方慶爲征東都
元帥又有萬戶千戶百戶俱受宣命符信使
忻都等不得自專其東征供億之策及軍機
措置皆自恒出七年卒年五十五謚文懿富
文章寬厚善接人孜孜奉公長於吏治時稱
其能然臨事自用不恤人言所擢多其恩舊
嘗考殿試中選者九人其五皆恒門生人謂
白圭一玷子元宏後改光挺受金符爲副萬
戶

郭預

久章下

郭預字先甲初名王府清州人高宗時擢第
一人及第調全州司錄元宗初補詹事府錄
事與洪汙賈和親牒如日本請還被擄人口
預有才行無汲引者蹇滯不進為史館所薦
以禮賓注簿兼直翰林院忠烈王素聞其名
及即位始擢用累遷版圖正郎寶文署待制
知制誥為必閣赤入叅機務士林稱得人歷
國子司業典法摠郎尉衛尹春宮侍講學士

拜右副承旨建議禁宰牛馬為同知貢舉辭
以典法判書金愔位在已上請改命人多其
謙讓會愔丁憂復以預掌試所取多知名士
陞左承旨國子監大司成文翰學士十二年
加知密直司事監察大夫如元賀聖節卒于
道年五十五為人平淡勁直謙遜樂易雖至
貴顯如布衣時善屬文書法瘦勁成一家體
當世効之翕然一變其在翰院每雨中跣足
持傘獨至龍化池賞蓮後人高其風致多詠

其事子雲龍鎮雲龍仕至都津長鎮登第爲
校書郎後弃官爲僧

朱悅

字字下

朱悅字而和綾城縣人父慶餘以縣吏登恩
賜科悅高宗中登第出爲南原判官選補國
學學錄累遷監察御史歷宰羅靜二州昇天
長興二府皆有聲績元宗朝以兵部郎中連
度忠清慶尚全羅威名日振人皆敬畏國有
大事擇使命則必首舉之爲按廉時有內臣

崔仲卿奉使至服美誇人悅疾之衣敝衣伸
脚坐捫虱而談旁若無人仲卿慚赧悅嚴重
不竒細嘗宿一州夜半火發突隙燃寢席悅
驚起邑吏大懼終不問有人告某邑宰受賂
其宰乃中郎將也悅曰貪鄙武夫受些小賂
如狗食不潔何足數也遂不罪入爲禮部侍
郎忤林衍竄海島衍死召還爲東京留守未
幾拜禮賓卿轉諫議大夫尋判少府東宮侍
講學士元遣忽林赤將兵鎮合浦供億浩繁

士卒徵求無厭小不滿意便侵暴一方騷然
王以悅爲慶尚道安撫使悅至合浦減軍須
冗費什七八士卒忿怒攘臂悅儼然不爲動
面諭以義士卒斂退民賴以安陞判秘書省
事忠烈即位重悅才名授翰林學士遷三司
使時累經兵亂民多流亡遣悅于慶尚郭汝
弼于全羅爲計點使招集之命勿役內庫處
干悅等不從坐罷居無何拜版圖判書遷軍
簿元征日本遣荆萬戶如合浦悅伴行荆萬

戶杖接伴使柳陞所至陵暴聞悅名不敢肆
進副知密直典法判書悅抗直不與世俯仰
疾惡如讎必厲聲大罵苟非其人雖權貴不
爲禮以故久淹滯不能無怏怏嘗以事至相
府宰相與言悅坐聽貌甚倨宰相使吏語曰
宰相有言宜伏地聽悅曰宰相之言伏地聽
則君上之言將掘地聽乎終不屈尹秀李貞
訐王曰悅輕辱吾輩罵及父請問之王曰悅
天性然也不必問再言王使人問之對曰誣

語可明也江都有養三岐嘗有無賴男子養三者橫行此岐故名焉聞養三是尹秀之父若李貞之父則不知爲誰焉得罵蓋貞之父賤故云然王曰我知悅必出此語更不問十三年引年乞退以知都僉議府事致仕尋卒性豁達不事家產雖至達官自奉如寒士奉使四方公廉一節文章富贍筆法亦奇王常稱其賢悅貌醜鼻如爛橘齊國公主始至宴群臣悅起爲壽公主驚曰何遽令老醜鬼近

前耶王曰此老貌醜如鬼心清如水公主敬重舉觴而飲悅愛酒未嘗一日不飲嘗奉使至一縣時適禁酒渴甚索水令知悅嗜酒酌巨椀以進便默然飲令再進悅曰此子支離人也又飲倒臨死其妻進酒悅曰此餞杯也遂引滿而卒謚文節子印遠別有傳

李湊 行儉

李湊字浩然金馬郡人高宗時登第調富城縣尉入爲都兵馬錄事選直史館以事落職

尚書金敞愛其才薦補校書郎累遷起居舍
人元宗朝歷兵禮二部侍郎國子祭酒以左
諫議大夫上章乞退加尚書左僕射翰林學
士承旨致仕忠烈四年卒年七十八性溫良
能屬文工筆札平生不理生產家無擔石之
儲子行儉

行儉中第調晉州司錄稍遷尚書都事兼直
史館久之出知洪州事陷於三別抄之亂賊
使掌選法及金方慶破賊以行儉爲其父孝

印門生活之後守清谷豐三州以廉簡稱忠
烈時爲司諫與監察侍史金弘美等不署正
郎林貞杞奉議郎高密告身密妻善釀酒每
以酒媚權幸因以得官貞杞等托鷹坊以王
命督署之不從王怒流行儉等于海島其族
李尊庇言於上將軍廉承益曰行儉有母年
八十日夜啼呼得疾濱死公能使母子相見
爲惠大矣承益以告王默然既而曰行儉罪
不可宥然聞尊庇之言使我惻然命釋之後

爲典法郎貞和院妃有寵於王認民爲隸民
訐典法司有旨督令斷與貞和判書金悺與
同僚欲斷爲隸行儉死執不可會疾作在告
悺等幸其亡即決之人有夢利劍自天而下
斷典法官吏明日悺疽背死同僚亦相繼而
死行儉獨免累官至國學典酒寶文閣直學
士致仕又加讞部典書致仕忠宣二年卒年
八十六性恬靜寡言家貧不事產業手書佛
經老益勤子稷崖稷登科官至成均大司成

崔監察糾正女適散郎奇子教封榮安王夫
人是生順帝皇后崔子公遂自有傳

張鎰

生年

張鎰字弛之初名敏昌寧郡吏性溫恭正直
善屬文長於史才高宗朝登第還家居十五
年補昇平判官以政最聞及罷任又歸舊隱
若將終身按察使王諧薦爲直史館累遷殿
中侍御史元宗初與侍郎金祗錫迭爲全羅
忠清慶尚三道按察人以其威重不及祗錫

而決斷過之迂吏部郎中歷兵禮二部侍郎
左諫議大夫三別抄叛據珍島以鎰得南民
心授慶尚道水路防護使鎮撫之鎰前後入
使上國不辱君命以判大府事有疾乞退王
不允曰鎰從事賢勞尚稽大用超授簽書樞
密院事翰林學士贊成事俞千遇賀詩云初
似維摩方丈室終如均正狀元郎曹均正年
老赴舉乞恩賜試官閱其文佳遂擢第一故
用其事戲焉十四年出爲全羅道指揮使明

年迂同知樞密院事忠烈即位加知僉議府
事實文署大學士修國史致仕尋卒年七十
謚章簡無子

金垵

四字

金垵字次山初名百鎰扶寧縣人自幼善屬
詩文每夏課儕輩無居右者皆以狀元期之
高宗朝擢第二人及第知貢舉金仁鏡恨不
置第一以已亦爲第二人語和范傳衣故事
慰籍之垵作長啓以謝駢儷精切出人意表

補定遠府司錄同縣人黃閣寶挾憾摘世累
訴有司權臣崔怡重其才營救不得改濟州
判官時崔滋爲副使人有自京來報科場賦
題云秦孝公據肴函之固囊括四海滋謂址
曰此題難賦試爲我著之址談笑自如亡何
索筆立書文無加點滋嘆服語其子曰此詩
賦之準繩汝謹藏之以權直翰林充書狀官
如元有北征錄行於世在翰院八年由堂後
除閣門祗候迂國學直講崔沆雕圓覺經今

址跋之址作詩曰蜂歌蝶舞百花新物是華
藏藏裏珍終日啾啾說圓覺不如緘口過殘
春沆怒曰謂我緘口耶遂左迂元宗四年拜
右諫議大夫址之祖僧也不宜在臺諫然以
址有才乃署告身累迂尚書左僕射歷樞密
院副使政堂文學吏部尚書王嘗賀聖節達
魯花赤率其屬立於右內豎上將軍康允紹
阿附達魯花赤亦率其黨胡服直入自比客
使見王不拜及王拜一時作胡拜王怒不能

制有司亦莫敢詰坵劾之甚力達魯花赤怒
曰允紹先開剃遵上國之禮而反劾耶將危
之或以告坵曰吾寧獲譴豈可不劾此奴耶
陞叅知政事建言後生怠於著述表箋未合
律格宜試叅外文臣所製賞其能者王允之
事竟不行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忠烈即位改
知僉議府事尋遷叅文學事判版圖司事舌
人率微賤庸劣傳語多不以實或懷姦濟私
坵獻議置通文館令禁內學館叅外年少者

習漢語四年卒年六十八王曰坵曾拜平章
事弔誅宜以平章書之官庀葬事謚文貞性
惻福無華寡言語至論國事切直無所避嘗
撰神熙康三朝寶錄掌詞命時上國徵詰殆
無虛歲坵撰表章因事措辭皆中於理回詔
至云辭語懇實理當俞允元翰林學士王鶚
每見表詞必稱羨恨不得見其面子汝孟官
至奉翊大夫叔孟丞郎庶子承印大司成皆
登第

李承休

衍宗

李承休字休休京山府嘉利縣人少孤力學高宗朝登第八頭陀山龜洞躬耕養母居十餘年安集使李深敦勸赴京李藏用柳璣薦補慶與府書記入為都兵馬錄事三別抄之叛陷賊中脫走王所元宗大悅承休因獻策曰待賊半過窄梁遣精銳橫斷賊船堅守江都則前者勢孤後者失據前後不相應賊可以破王令兩府議依違不行時軍須不給內

外橫斂營繕大興民甚苦之承休上書極言其弊後以非罪見罷將歸老于鄉會王遣順安公悰如元賀冊皇后太子兩府薦承休為書狀官辭以老王曰歲庚午書汝姓名于硯匣今猶在案上汝其勉哉仍賜白金三斤遣之帝既受賀仍錫宴賜衣承休進表謝詞語偉麗日與館伴翰林學士侯友賢唱和友賢五歲通五經帝徵為學士稱神童見承休詩表心服輒誦之及還王大喜賜米三十石徵

初
赴京李
264

次三字

李承休

衍宗

李承休字休休京山府嘉利縣人少孤方學高宗朝登第八頭陀山龜洞躬耕養母居十餘年安集使李深敦勸赴京李藏用柳玟薦補慶與府書記入爲都兵馬錄事三別抄之叛陷賊中脫走王所元宗大悅承休因獻策曰待賊半過窄梁遣精銳橫斷賊船堅守江都則前者勢孤後者失據前後不相應賊可以破王令兩府議依違不行時軍須不給內

外橫斂營繕大興民甚苦之承休上書極言其弊後以非罪見罷將歸老于鄉會王遣順安公棕如元賀冊皇后太子兩府薦承休爲書狀官辭以老王曰歲庚午書汝姓名于硯匣今猶在案上汝其勉哉仍賜白金三斤遣之帝既受賀仍錫宴賜衣承休進表謝詞語偉麗日與館伴翰林學士侯友賢唱和友賢五歲通五經帝徵爲學士稱神童見承休詩表心服輒誦之及還王大喜賜米三十石徵

覽所著詩文嘉嘆之王薨又以書狀如元告
哀傳遺命于世子承休以爲世子爲駙馬戎
服將事已久其服禮章勢難自斷遂諷世子
上言本國衣冠典禮始末帝命丞相勅曰卿
既襲爵爲王往就國凡爾祖宗定制毋或墜
失依舊行之還拜閣門祗候歷監察御史右
正言王問時政得失承休條上十五事累迂
右司諫出按揚廣忠清二道劾賊吏七人籍
其家由是怨讟頗興尋貶東州副使自號動

安居士頃之徵拜殿中侍史條陳十事又上
疏極論利害忤旨罷歸龜洞舊隱別構容安
堂看佛書著帝王韻記內典錄居十年忠宣
受禪下書曰孤聞人主勤於求賢逸於得人
是以凡有一能一藝者必欲致之矧如卿者
乎非止文才更用當時罕比忠誠勁節能格
君心之非遭時不遇脫跡臺閣虛老岩谷予
嘗憫之今以涼德叨承內遜思與舊人共理
萬幾今按察副使庾自惲敦諭爾其体予側

席之意勿以年老爲辭又命其子權知校書郎林宗扶侍赴京承休上章辭以老病王復下書云寡人素聞卿名思欲共治今授卿詞林侍讀左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官知制誥幸爲蒼生一起承休至王與語大悅因問民間利害時政得失從容聽納後數日承休進言殿下所以召老臣者非謂出奇計立大功但以直言無隱耳臣豈惜殘生孤負上恩適元使來詰王謂曰徵先生而會有此事如何

對曰因亂致理自古而然天其或者將使殿下修省永享太平無甚憂勞俄判秘書事進同僉資政院事上言本朝之制未有年過七十而拜顯官者因微臣改先王之制臣罪大矣請收恩命王笑曰先生非他人比仍趣上承休強就職纔十數日復上書乞退甚切不得已從之以密直副使監察大夫詞林學士承旨致仕二十六年卒年七十七性正直無求於世酷好浮屠法子林宗衍宗林宗登科

仕至讞部散郎以廉能稱謝官養母

衍宗登第累迁司憲糾正出爲全羅道察訪
劾臨坡縣令林起貞寶城副使鄭雲貪污籍
其贓守令有畏威弃官者歷右司議軍簿判
書忠定初爲監察大夫王宴元使雙哥忠惠
公主南面王東面衍宗上書言其非禮因有
譖之者下左右司責問引禮力辨終不屈恭
愍在元拜爲密直使仍兼監察大夫王之還
也迎謁金郊驛王曰聞卿名久貌尚未老勞

力善輔我衍宗劾論贊成事全允臧受人金
被囚逃入元今扈駕而還超拜三宰但當賜
錢以酬負綫之勞不宜擢置宰輔二相曹益
清受人馬又行滌祀請皆罪之王不允王用
元制辮髮胡服坐殿上衍宗欲諫候于門外
王使人問之曰願至前面陳旣入辟左右曰
辮髮胡服非先王制願殿下勿效王悅即解
辮髮賜衣及褥衍宗奸巧善揣摩伺候屢言
時事或稱其鐵石肝腸王嘗夜召李齊賢咨

訪國事因語之曰衍宗多詐人也時衍宗年
已七十辭職不允初衍宗附趙日新得是職
日新恃功專恣衍宗置不効院使奇轅譏之
曰此老罔聞知耶何不察是非衍宗曰近効
益清允臧若彈李齊賢與日新則王誰與議
事執義金玠持平郭忠秀乃効日新日新請
與臺官廷辨王命衍宗與政堂文學李公遂
聽兩造于內廷衍宗手執彈章條問之玠曰
公長憲司既不彈舉罪人反問我輩耶衍宗

慙恚玠忠秀又囚日新家奴于典法獄日新
破獄出之反訴臺官命玠等勿仕初玠等以
衍宗老而姦附日新其効日新也不與議衍
宗嫌之至是以王命坐臺恐糾正不庭迎坐
司外遂効玠忠秀及掌令慶千興然以日新
被効恐禍及已弃官歸田里

金暉

金暉

開物

金暉字用晦義城縣人元宗元年登第林衍
之廢立也忠烈以世子在元帝議欲冊爲東

高麗史卷百六
十九
安公遣兵來討衍會暄以聖節使書狀如元
上書言賊若聞世子受冊爲公必諭國人曰
上國已削正爵國當除矣莫如死守杜稷則
人皆信之如此難以歲月下非朝廷利也帝
允之十一年出爲金州防禦密城人殺其宰
以叛移牒郡縣皆隨風而靡暄出勝兵先斷
賊路召慶州判官嚴守安至則相與勒兵告
按廉使李淑真爲討賊計淑真懼喚術僧
卜吉凶故爲迂延暄手劍擊其僧淑真懼而

從賊聞之斬渠魁以降三別抄叛欲分兵向
慶尚而金在邊先受敵暄以計拒之賊不得
入一道賴以安論其功陞本州爲金寧府拜
暄禮部郎中仍爲都護以鎮之忠烈元年由
摠郎出爲全羅道部夫使至菁好驛見全羅
按察盧景綸驛輸內膳于京甚夥私膳居半
取其私膳歸國庫景綸女壻金天緒適爲水
原書記取以獻王景綸訴于王免暄官俄敗
襄州副使累遷至左諫議大夫進拜密直學

士多歷清要忠宣以世子在元暉以春宮侍讀從之官至政堂文學被譖請還國告病不出仍致仕後就加贊成事三十一年卒年七十二性清介疾惡如讎所至人憚之善隸書子瑞卿瑞廷瑞廷後改開物
開物字元龜屢舉不第忠宣爲世子時暉以二子見忠宣愛開物待之有加及嗣位擢監察史迂典符寺丞時內府令姜融有求於開物不獲怒歐之開物罵曰汝本奴隸敢辱士

族耶融銜而譖之下巡軍鞫之時融爲千戶巡軍阿融意杖開物流松加島後授陝州開物辭不赴又流紫燕島連遭困躓處之怡然及放還家居客至則置酒鼓琴賦詩自娛殆十五年無復仕宦意忠肅十二年畱新庶政拜開物司憲持平強起之視事數月士林屬望時散負張世奪少尹林俊卿馬憲府究治之世亡匿搜捕逼其族世至開物第拔劍自刺大叫憲司下世獄遂請闕請罪世妹壻王

三錫從中沮不達杖擊開物又擅釋世翌日
開物與掌今金元執持平金永煦等復請闕
請世罪王先入三錫言怒啟啓事者憲司閉
門不視事王遣近臣諭開物等曰待德陵事
畢治三錫罪卿等宜視事若張世之罪聽本
府科斷開物移病不出人惜其去十四年卒
年五十五性剛正詩與字畫俱有家法與人
交一以信子銛及第

牛三

鄭階

類

誦

公權

鄭階字晦之初名玄繼大將軍顛之孫少孤
力學登第補秘書校勘歷史翰忠烈時以大
常錄事爲必閣亦與李混尹瑤齊名從王如
元以勞拜閣門祗候累遷左副承旨司議大
夫掌銓注執法不阿雖近倖稱旨干請亦不
聽遷知申事進副知密直出爲南京留守廣
陵府尹入知密直印侯之謀執韓希愈也悉
召諸大臣大臣皆揣侯意莫往獨階不知而
往輒還坐罷尋起爲密直使歷判三司事僉

議叅理時王惟紹宋邦英謀廢忠宣立瑞興
侯堦堦憤其所爲未得發邦英奉使如元兩
府出餞邦英道遇堦將揖馬上以奉使乘傳
爲辭堦怒其無禮佯不見徐下馬交禮訖責
喝道不辟批其頰而還邦英慚堦即日遘疾
醫診之曰病由怒發以乃愈三十一年進贊
成事知貢舉取張子贊等時稱得士政丞韓
宗愈金永晫皆所取也學士宴王賜書簇堦
喜而展之其一聯云萬事不成身便死堦色

變坐客亦愕然知其爲不祥未幾舊疾作而
卒謚章敬遺命薄葬年五十二嘗受宣命爲
征東省郎中又爲儒學提舉美風儀鬚髯如
畫內剛外和喜怒不形平居坦蕩遇事則精
悍不可撓王所幸美人嘗與堦私王知之亦
不怒子憤怡憤性豁達無檢束不事生產以
蔭累迁大護軍忠肅被讒留元憤時爲宮闕
都監使聞王帑已罄乃備輕齋輸燕邸王甚
嘉之還國授鷹揚軍上護軍尋判繕工疾作

封清河君怡版圖判書憤子頽誦

頽字思謙登第忠惠初爲監察掌令內人崔安桂譖曰頽謂王年少不諳政体王怒下理問所杖之累遷同知密直恭愍朝拜僉議評理封西原君賜推忠陳義輔理功臣號嘗受宣命提舉征東儒學及卒清州人聞之曰一兇去矣謚文克

誦字仲孚年十八中第以藝文修撰奉表如元會忠肅東還誦道謁王愛之留以自從驟

加左司誦忠惠朝由典理掾郎拜左司議大夫多所封駁執政惡之褫職家居或譖曰恐誦兄弟走上國夾輔大弟於是貶頽寧海誦蔚州誦在謫中吟嘯自若慨然有遊宦上國意嘗曰大丈夫安能鬱鬱一隅耶後遊燕都丞相別哥不花一見大愛將薦于帝會病卒年三十七有雪谷集行于世詩詞簡古筆蹟亦妙子公權

公權初名樞字公權後以字行恭愍初中第

補藝文檢閱累迁左司議大夫十五年與正
言李存吾極言辛旽誤國之罪王大怒召公
權等面詰下巡軍命李春富金蘭李穡金達
祥等鞫之問曰誘汝上疏者誰公權曰吾父
子相繼爲諫大夫受國恩厚見上委政非人
社稷將危人人憤恨故在言職不得嘿嘿豈
待人言且旽擅威福道路以目孰敢誘耶達
祥令跪公權不屈使人捽其髮蹴而跪之問
曰雖無誘者必有知之者曰典校令林撲右

司議林顯前郡事金湊知之湊侍中金普妻
姪也旽嘗譖普罷之春富等意湊挾其憾嗾
公權等害旽即逮湊拷訊構公權等罪旽黨
欲因此盡去異已凡有名望者必令公權等
援引或謂曰若言慶千興元松壽嗾之可免
死公權曰身爲諫官義當論國賊死生有命
豈可誣人以求免耶顯及右獻納朴晉祿見
公權等于獄晉祿曰我輩不人顯愕然曰是
何言耶旽黨聲言上怒未霽公權等必死穡

入見王無怒色乃知其妄訖黨必欲殺之穡
言於春富得免貶東萊縣令自是宰相臺諫
皆附訖言路絕矣二十年召還復除左諫議
後以成均大司成授書卒禍禍即位拜左代
言歷簽書密直政堂文學賜輸誠翊祚功臣
號常疾權奸用事憤惋不平八年疽發背卒
謚文簡性恭儉謹厚居官以正時家廟制廢
公權藏祭器別室祭必親滌奠物務蠲潔所
著圓齋集行于世子搃拯擢持

趙簡

字三平

趙簡金堤縣人忠烈五年擢第一人及第補
書籍店錄事明年王以詩賦親試文臣簡又
居第一賜黃牌籍內侍累遷補闕丁父憂廬
墓三年王嘉之特授起居注由僉議舍人出
爲慶尚按廉忠宣即位拜刑曹侍郎右諫議
大夫時內僚李之氏拜兩府官簡不署告身
王召簡曰有一大官憾卿慎之及忠烈復位
密請再三不得已乃署王命簡主選法固辭

免陞右副承旨同知貢舉取士率新及第詣
壽寧宮上謁王以簡爲殿試門生臨軒賜宴
歷密直副使檢校僉議評理以贊成事卒謚
文良簡既老瘡疽肩項幾不辨有醫僧曰疽
根於骨骨當半朽不刮去不理唯恐不能忍
簡曰死等耳弟試之乃以利刃割之骨果朽
刮之傳藥絕而瞑者二日上洛君金恂簡榜
第二人往問涕泣不已簡忽張目使人語曰
不謂公之憫我如此豈心於喜而色於悲耶

恂曰是何言四紀同年契烏得無情簡曰我
死榜中無先公者恂收涕笑曰老子不死

沈謫

卷之六

沈謫史失世系忠烈初爲公州副使有長城
縣女言錦城大王降我云爾不爲錦城神堂
巫必殺爾父母我懼而從之女又與縣人孔
允立通作神語曰我將往上國必伴孔允立
行羅州官給傳馬一日郵吏急報都兵馬使
曰錦城大王來矣使驚恠有羅人仕于朝者

具神異諷王議欲迎待所過州縣守皆公服
郊迓廚傳惟謹至公州謁不待巫怒傳神語
曰我必禍謁退寓日新驛夜謁使人覘之女
與允立宿遂捕鞫之俱伏後拜監察侍史與
雜端陳侗侍史文應殿中侍史李承休等言
今國步多艱天旱民飢非遊田宴樂之時殿
下何不恤民事耽于遊田耶且以未調之駿
足馳不測之危途患生所忽雖悔可追如不
得已只令將士逐獸平原登高臨觀不亦可

乎又忽赤鷹坊爭設內宴剪金作花蹙絲爲
鳳窮奢極侈不可形言與其縱一時之娛枉
費無用孰若遵上國之法簡而易供聲樂則
斥委巷之俚音進教坊之法曲此一國之望
也上將軍尹秀侍宴殿上登床戲舞犯禮不
恭大禪師祖英淫穢無行出入內大駭觀
聽請加黜責以警其餘且令中外多故人民
困窮學士宴亦宜停罷王虛襟採納有意自
新秀及祖英相與譖之王大怒命將軍林庇

池允輔等鞫謫于崇文館問首發議者關木
索置碎瓦股間令人踏其上血迸流地謫終
不言遂囚于廵馬所行路指木索血痕曰臺
官血翼日流侗應于海島罷承休時王賦杜
鵲花詩令詞臣和進白文節等因言曰殿下
示天章命臣等賡載萬世之幸沈謫敢忤旨
其罪重矣然亦儒者也乞賜寬貸以彰右文
之美王曰諫諍省郎之任謫法吏也諫諍非
其任又其言不遜欲問倡議者耳今為卿等

宥即命釋之尋又釋侗應等謫謬無他蒞
官中外皆有聲績及除侍史慨然以復振朝
綱自任不幸一中讒說辱於狴犴祖宗以來
未嘗有也自是言路遂塞

外字下

秋適

李仁挺

蔡禍

秋適忠烈朝人性豁達無檢束登第調安東
書記選直史館累遷左司諫闈人黃石良夤
緣用事陞其鄉合德部曲為縣適不肯署案
石良與內豎石天補金光衍乘閒譖之王怒

即令械囚巡馬所押者謂適曰可由徑行適
不可曰凡有罪者皆歸有司未有枷鎖于王
所者吾當行通衢使國人見之諫官而枷榮
亦足矣何必劾兒女子掩面委巷乎官至民
部尚書藝文館提學致仕適老尚善飯常言
享客但軟炊白粒割鮮作羹可矣何必費百
金致八珍耶同時有李仁挺蔡禍者仁挺爲
正言與諸郎舍言近內豎微賤者皆以隨從
之勞許通仕途雜廁朝班有班祖宗之制請

収成命王怒欲觀所爲陽許之旣而復収其
狀郎舍不即從王因詔文主事柳興命仁挺
勿視事竟取其狀批曰勿改成命後有投匿
名書于達魯花赤曰正言李仁挺等百餘人
謀殺達魯花赤達魯花赤枷鎖仁挺尋知其
誣釋之仁挺性倔强凡拜官者必究其功過
未嘗苟署告身人多怨者禍爲監察史監左
倉頒祿有內豎傳命輸米若干斛給宮人禍
曰今日所頒府衛將校之祿若輟與內人恐

虧聖德固沮之王怒流海島

牛三子下 金有成 郭麟

金有成安城縣人父璲官至尚書左僕射有
成年十五中第調德原府書記遷同文院錄
事元宗朝元世祖遣秘書監趙良弼宣撫日
本今我國道達有成選充書狀偕良弼往諭
以順逆禍福日本承命遣使朝元以功累遷
監察御史忠烈時世祖復遣僉院洪君祥招
諭日本王以有成善於辭命陞太僕尹爲宣

諭使時書狀闕人皆以計避郭麟者清州人
擢狀元直文翰署忠直有文章語衆曰事不
辭難臣子之義何辭爲或以白宰相宰相喜
充書狀陞授供驛署令婦翁崔諷欲謁宰相
覆奏麟奮然曰死一也死國事不猶愈於死
妻子之手乎遂行日本憾往歲之征皆留不
還國家憐之遙授有成職歲祿其家至拜僉
議評理又授麟官且賜清之楸洞田二人存
沒世不得聞後日本僧鉗公來言有成丁未

七月五日病卒子于鎰判典校寺事麟亦竟死不歸子之泰仕至版圖正郎年踰七十哀慕益深不樂仕宦子忠秀慷慨有志氣敷歷臺諫有聲績官累通憲嘗構亭楸洞名曰永慕以寓東望之思

尹諧

尹諧

澤

尹諧字康哉茂松縣吏登第調尚州司錄人有亂其妹繫獄者時久旱諧曰殺此人天乃雨長官不聽他日長官欲與諧飲溪上諧於

道上引亂妹者數罪以石壓其首殺之天果大雨後籍內侍從忠烈如元掌行李供用及還歸其餘于國贖遷通禮門祗候出知長興府督造東征戰艦巡察使洪子藩薦為興威衛長史轉殿中侍史清白自守家貧饘粥不繼煎豆充飢而已為東界抄軍使時有康允明者殺寧越守橫行州郡諧坐不能擒捕罷後累遷判秘書寺事免歸田里忠宣受禪有薦諧者即召為田民辭正都監使既而忠烈

復位拜正獻大夫國學大司成文翰司學致仕卒年七十七性抗直不畏豪勢臨事果斷人不敢欺子守平守平子澤

澤字仲德三歲而孤七歲受書輒成誦諧每見警句泣曰興吾門者其汝乎稍長從姑夫尹宣佐讀書淹通尤長於左氏春秋常誦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謂大丈夫寧可碌碌耶忠肅四年登第調京山府司錄入爲校勘遷檢閱年四十五官

纔九品自視宰輔或以爲侮澤傲然處之不疑後正在燕邸澤單騎上謁王一見器重因有托孤之語意在恭愍也澤拜謝臣且老矣何能爲明年駐駕西京澤以檢閱權西京參軍供頓有制王每歎曰賢哉回也以貌類回回故云有詔至王命澤讀之左右曰讀詔自有內外制王曰參軍爲兩制顧不在吾耶遂命權應教未幾欲擢爲西京府尹以資淺陞判官或有誣澤不遜者王曰尹生忠必汝罔

也七年拜右副代言掌銓選王欲官其子護
軍辭曰名器至重賢勞猶滯敢私臣子耶王
愈重之轉右代言王寢疾復以燕邸所語語
澤澤跪曰無煩聖慮忠穆初拜羅州牧王薨
民望歸恭愍澤倡議與前密直李承老等獻
書中書省言本國兄弟叔姪相繼之故少主
不堪保釐之狀辭甚剴切忠定銜之及即位
貶光陽監務恭愍初政入密直為提學上疏
建白王不允遂以開城尹致仕近臣有議進

鄉樂于元澤聞之上疏曰世祖已嘗却之今
復進恐取譏又以節用上言王深納之僧普
愚以讖說王曰都漢陽則三十六國朝王惑
其說大築漢陽宮闕澤又言釋妙清感仁廟
幾至覆國厥鑑不遠矧今四境有虞訓兵養
士猶懼不給興工勞衆恐傷本根王嘗命寫
無逸篇賜宰相召澤講澤因陳周公輔成王
之勞曰願殿下法成王能聽周公之訓嚴恭
寅畏王為動容澤又以真德秀大學衍義本

朝崔承老上成宗書進講時王深味釋教超
然有物外之想澤曰殿下上奉宗廟下保生
靈奈何欲效匹夫廢絕倫理之事如聽臣言
非孔子之道不可願加聖意十年加政堂文
學致仕言曰臣深荷毅陵之知無報萬一乞
命工寫睥容以賜臣於村莊日夕瞻敬又曰
近來饑饉荐至加以師旅民病極矣前既構
南京之闕今又營白岳之宮民何以堪又曰
用人為政之本乞進賢退不肖又曰凡事得

失上意雖灼知其然委之大臣未即區處因
仍之間其害已成救之莫及王賜酒澤一飲
三卮神氣自若侍中洪彥博歎曰不謂尹公
戇直如此吾所不及也澤雖致仕自以先朝
顧托知無不言或切直王亦優容十二年又
加贊成事致仕明年疾作乞歸錦州以山水
自娛居七年卒年八十二謚文貞疾篤前子
孫而訓之曰吾祖興寒地以清白忠直名一
時吾夙夜不克繼志是懼誤為上知寵祿過

朝崔承老上成宗書進講時王深味釋教超
然有物外之想澤曰殿下上奉宗廟下保生
靈奈何欲效匹夫廢絕倫理之事如聽臣言
非孔子之道不可願加聖意十年加政堂文
學致仕言曰臣深荷毅陵之知無報萬一乞
命工寫粹容以賜臣於村莊日夕瞻敬又曰
近來饑饉荐至加以師旅民病極矣前既構
南京之闕今又營白岳之宮民何以堪又曰
用人為政之本乞進賢退不肖又曰凡事得

三七二
饑饉

失上意雖灼知其然委之大臣未即區處因
仍之聞其害已成救之莫及王賜酒澤一飲
三卮神氣自若侍中洪彥博歎曰不謂尹公
戇直如此吾所不及也澤雖致仕自以先朝
顧托知無不言或切直王亦優容十二年又
加贊成事致仕明年疾作乞歸錦州以山水
自娛居七年卒年八十二謚文貞疾篤前子
孫而訓之曰吾祖興寒地以清白忠直名一
時吾夙夜不克繼志是懼誤為上知寵祿過

望年逾八旬此皆先世之所遺也我死葬母
用淨屠法澤早孤不識父面時祭上冢必哭
盡哀於方策見述父子之情未嘗不流涕常
佩一囊得異味必盛以獻母嘗遊燕京道見
遺金百兩守以待其主主泣謝而去平生布
被弊席饗殮或缺晏如也自號栗亭恭愍手
寫真又書栗亭二大字以賜所著有栗亭集
行於世子龜生鳳生東明龜生自有傳

李穎

字三下

李穎慶源郡人美鬚髯容儀閑雅博聞強記
工草隸高宗中登第直翰林院累遷寶文閣
待制常與學士金址遊僧祖英方丈忠烈爲
世子聞之賜製有隴西風月亦三千之句士
林歆艷元宗朝拜右副承旨元宣撫使趙良
弼一見恨相知之晚後寄詩云扶蘇山下李
髯卿別後三年怎麼生兩遇使華無一字誰
言人老愈鍾情見重如此忠烈即位陞樞密
院副使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四年

卒

嚴守安 字三平

嚴守安寧越郡吏身長有膽氣國制吏有子
三許一子從仕守安例補重房書吏元宗朝
登第爲都兵馬錄事九年元遣使徵權臣金
俊父子及弟冲赴京其黨懼謀殺使遷海島
且曰王若不聽奉俊爲王議定令守安白兩
府兩府皆變色莫敢言冲適移病在家守安
往語之冲素信守安試問可否守安曰古者

兵交使行其間今無故而殺天子使將安之
乎此非自全之計冲然之沮其謀是年林行
誅俊俊子柱聚六番都房諸軍謀拒之守安
扣宮門告曰此輩不散恐爲變王即遣朴成
大等捕柱以功授郎將兼御史出爲東京判
官十一年王自元請兵而來將復古都衍子
惟茂欲拒之今夜別抄四出諭人民入保海
島山城別抄九人至金州守安告按廉崔儒
曰不可聽權臣之言輕動百姓宜執別抄待

變儒從之囚別抄未幾惟茂誅一方晏然及
三別抄叛據珍島傳擢州縣今民皆入珍島
又聲言囚別抄者罪之金州守李柱懼而逃
守安權知州事慰安民心十二年密城人朴
景純等殺其宰以叛按廉李淑真聞變奔金
州賊搜淑真不獲號改國兵馬使移牒郡縣
守安與金州守金暉謀勒兵挾淑真爲討賊
計賊聞之斬其魁以降秩滿除中郎將累遷
典法摠郎出爲南京副留守會駕幸能辦供

億左右皆譽之時人有剝民膏希君澤之譏
忠烈十一年爲南京副使王幸南京守安與
按廉崔伯與暴斂設宴極豐侈又勸王幸三
角山文殊窟鑿開新道一方騷然王以守安
爲能賜三品階歷忠清西北二道指揮使西
京留守所至有能聲以副知密直司事致仕
二十四年卒子贊靖信贊以衣冠子弟入侍
元朝

安戩

牛字下

安戩竹州人少登第歷侍御史忠烈初爲全
羅道按察使時鷹坊吳淑富等怙勢恣行戩
與長興副使辛佐宣疾之不禮焉淑富等歸
告王曰最佳二鷄死王問之對以戩佐宣不
飼王怒欲配海島承宣朴恒力言不可王怒
稍解止罷其職後戩托內僚李之氏入政房
以大府少尹爲必閣赤累遷至判秘書事尋
拜左承旨王欲以叅官授一內宦戩執不可
一日王謂戩曰此人服勤左右歲月已久卿

強爲予與六品職命即除之戩不得已擬以
將旣而辭曰臣以不才昵侍帷幄題品銓
注非臣所堪乞擇賢者代之言甚剴切王怒
起入內戩隨之白曰臣罪當罷然內豎之除
乞須後日王已逾閫厲聲曰可左右皆懼戩
退徐曰殿下已許臣矣遂削除目人皆嘆服
戩典銓注每守正不阿時稱鐵齋進副知密
直司事尋加知密直司事後哈丹賊來侵軍
務方殷戩歷慶尚忠清西北三道都指揮使

二十四年卒

崔守璜 四字下

崔守璜溟州人性正直勤儉家貧不能衣食不以介意高宗朝登第累歷起居舍人軍簿正郎忠烈時以左承旨同知貢舉取士守璜好佛學士宴略設具皆用素王旨別監林貞杞遺以白粒一舟守璜曰吾於王賜尚不受况民膏乎終不納時議多之進副知密直司事累遷至僉議贊成事致仕二十七年卒嘗

以國學學諭兼都兵馬錄事一日賈文案歷詣諸相家受署有相不冠與客坐守璜抱案進既又退跪相屢使前守璜故趨趨不進相乃寤起入冠而出自是名譽日播所至有廉直聲及登樞府年已老時人恨其晚子斯立能詩善書官至選部典書

朴禴 四字下

朴禴忠烈朝拜大府卿嘗云東方屬木木之生數三而成數八奇者陽偶者陰也我國之

人男寡女衆理數然也遂上疏曰我國本男
少女多今尊卑皆止一妻無子者亦不敢畜
妾異國人之來者則娶無定限恐人物皆將
北流請許大小臣僚娶庶妻隨品降殺以至
庶人得娶一妻一妾其庶妻所生子亦得比
適子從仕如是則怨曠以消戶口以增矣婦
女聞之莫不怨懼會燈夕禴扈駕行有一嫗
指之曰請畜庶妻者彼老乞兒也聞者傳相
指之巷陌之間紅指如束時宰相有畏其室

者寢其議不行

牛字

洪奎

戎

洪奎初名文系南陽人父縉同知樞密院事
奎性恬淡寡欲僮不羈元宗朝拜御史中
丞林衍死子惟茂繼執權奎惟茂姊夫也惟
茂每事議於奎及宋松禮奎松禮面從心常
憤惋王還自元惟茂欲拒之中外洵洵王遣
李汾成密諭奎曰卿累葉衣冠當揆義度勢
以利社稷無忝祖父奎再拜謂汾成曰明日

待我府門外即與松禮謀集三別抄諭以大義擒惟茂斬于市遂謁王行宮從世子如元帝賜錦袍鞍馬以旌其功令授本國一品職於是拜左副承宣見國事日非同僚又阿意苟容恥與並列辭免陞樞密院副使又辭不就時年未四十忠烈與公主選良家女將獻帝奎女亦在選中賂權貴未得免謂韓謝奇曰吾欲剪女髮如何謝奇曰恐禍及公奎不聽遂剪公主聞之大怒囚奎酷刑籍其家又

囚其女訊之女曰我自剪父實不知公主令摔地以鐵鞭亂箠身無完肌終不伏宰相言奎有大功於國不可以微罪置重典中贊金方慶亦扶病請之不聽流海島未幾洪子藩力請命還家產然怒未解以其女賜元使阿古大踰年召還加僉議侍郎贊成事判典理司事致仕王賜教曰賊臣林衍操權柄動搖王室旋被天誅其子惟茂襲權構亂朕自上朝奉父王與官軍到鴨綠先勅百官出迎舊

都惟茂結黨養士規拒王師卿奮忠義不顧
死生與宋松禮金之氏剪除逆黨易如反掌
社稷再定實萬世帶礪之功也父王擢任喉
舌又置帷幄卿皆固辭屏居田墅二十餘年
朕懷舊績命有司圖形壁上賜以鐵券仍給
田民然功大賞微常以慊然授卿判事卿請
老彌切姑許懸車今又請避祿位予不敢不
勉從且循上國賞功臣故事雖有大犯當悉
原免宥及後世子孫後加中贊致仕尋判二

司事守司徒領景靈宮事忠宣初封益城君
又加僉議政丞益城君知益城府事忠肅三
年以推誠陳力定安功臣南陽府院君商議
僉議都監事卒謚匡定子戎女一即明德太

后

戎忠肅時拜三司使繼室以萬戶黃元吉之
女有姿色戎常閉閨房雖親戚不許相見戎
於忠惠為舅戎卒內豎崔和尚譽黃氏美忠
惠夜至其家私焉賜金銀器絲帛紵布米豆

黃氏亦邀王宴其家王餽熱藥所幸婦人多
淋疾黃氏亦得是疾王命醫僧福山治之戎
先婢密直羅裕之女生三子澍彥博彥猷黃
氏生二子一彥脩一史失其名澍官至僉議
商議三司右使南陽君忠惠後三年卒日沈
醉不以產業名利介意彥博自有傳彥猷重
大匡南陽君彥脩檢校叅知門下府事

4
列傳卷第十九

3
列傳卷第二十

高麗史一百七

正憲大夫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進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韓康

溼脩方信

韓康初名璟清州人性酷好浮屠法高宗時
登第累遷監察御史出守金州前此田賦常
不滿額守多坐罷康始至理屯田之廢者得
穀二千餘石吏戢民安以最徵為禮部郎中
歷工部侍郎諫議大夫國子大司成翰林學

別改

士忠烈朝知密直司事轉判三司事時兩府
議國事皆顧望莫有主者始置宰樞所司存
以康爲之後以贊成事致仕又加中贊致仕
王召康曰寡人在位已久今年換申尤慎兢
卿宜條陳可行事康請修宗廟備樂器以嚴
時祀禁諸司抑買市物掩骼埋胔放生禁屠
止遊田之樂節肥甘之奉於祁寒盛暑置漿
粥以賑飢渴又言先王相地鉗而置塔廟後
人多以私意廢舊創新至使佛像露在草間

宜命有司重修舊刹自古君王皆信佛法以
興國祚殿下尤崇法華經若常誦壽量品則
寶筭益延矣卒謚文惠子謝奇潛謝奇官至
諫議大夫子永渥初謝奇以禿魯花挈家入
元永幼長輦轂事仁宗皇帝官至河南府摠
管以求貴贈謝奇翰林直學士高陽縣侯康
僉太常禮儀院事高陽縣伯
渥忠宣時拜右代言忠肅立授選部典書知
密直司事元詔王入朝渥從之時潘王曷覲

觐王位讒構百端渥以奇謀脫王于禍功在
一等賜鈇券圖形壁上封上黨府院君賜宣
力佐理功臣號累遷贊成事忠惠初進中贊
及卒謚思肅後配享忠惠廟庭性勤慎有器
局每事三思而行稍解蒙漢語子大淳公義
仲禮方信大淳官至知都僉議司事忠定末
貶爲機張監務公義封清城君謚平簡子脩
仲禮官至政堂文學封繼城君
脩字孟雲年十五中第善草隸忠定王命爲

政房必闇赤及王遜于江華脩從之由是名
重一時恭愍王召復爲必闇赤累遷代言與
銓選卒眈方得幸於王其跡甚秘脩知之密
啓眈非正人恐致亂願上思之非臣誰敢言
王方惑眈拜脩禮儀判書蓋踈之也眈敗王
曰脩有先見之明授理部尚書修文殿學士
尋復拜右承宣知銓選卒禍立拜密直提學
陞同知密直尋以韓安之族流于外召還封
上黨君賜輸忠贊化功臣號封清城君以判

厚德府事卒年五十二人皆惜之謚文敬官
庀葬事學識行義爲世所重有柳菴集行於
世子尚桓尚質尚敬尚德

方信有將略登第恭愍時累遷樞密院直學
士出爲東北面兵馬使紅賊之亂與安祐等
收復京城策勲爲一等陞政堂文學元立德
興君爲王發遼陽省兵納之方信以僉議評
理爲東北面都指揮使與金貴屯和州備東
比時女真亦寇邊方信遣忽面兵馬使全以

道李熙李用藏等擊破之初北人金方卦娶

我

ツボク

度祖女生三善及三介生長女真膂力過人

善騎射聚惡少橫行北邊畏我

ツボク

太祖不敢肆

ツボク

太祖世長咸州恩威素積民仰之如父母女
真亦畏慕自戢及德興君兵歷西北王遣我
太祖將精騎一千往援之三善三介訶其虛
誘致女真寇忽面三撒王命交州道兵馬使

成士達發精騎五百往擊之三善三介陷咸州以道熙等弃軍走還方信與貴進兵和州亦潰退保鐵關和州以北皆沒時國家兩地受敵又方信等敗衄將士喪氣日夜望

太祖至聞

ツク

太祖引軍至鐵關人心皆喜將士膽氣自倍

方信分遣麾下諸將往討之

ツク

太祖亦引兵來會與貴等三面進攻大破之悉復和咸等州三善三介奔于女真終不還

王倚頼

ツク

太祖益重賜方信綵帛以旌其功及凱還賜宴內殿尋封西原君元以平紅賊功授奉訓大夫秘書監丞後拜贊成事以子安弒逆編配遠州卒禍遺体覆李英殺之子休安寧烈

元傳

忠

顯

善之

松壽

元傳原州人九世祖克猷佐太祖有功號三韓功臣官至兵部令傳登第直史館元宗朝拜樞密院副使累轉中書侍郎平章事忠烈

成士達發精騎五百往擊之三善三介陷咸州以道熙等弃軍走還方信與貴進兵和州亦潰退保鐵關和州以北皆沒時國家兩地受敵又方信等敗衄將士喪氣日夜
太祖至聞

太祖引軍至鐵關人心皆喜將士膽氣自倍方信分遣麾下諸將往討之
太祖亦引兵來會與貴等三面進攻大破之悉復和咸等州三善三介奔于女真終不還

王倚頼

ツドク

太祖益重賜方信綵帛以旌其功及凱還賜宴內殿尋封西原君元以平紅賊功授奉訓大夫秘書監丞後拜贊成事以子安弒逆編配遠州幸禍遣体覆李英殺之子休安寧烈

元傳

忠 顯 善之 松壽

元傳原州人九世祖克猷佐太祖有功號三韓功臣官至兵部令傳登第直史館元宗朝拜樞密院副使累轉中書侍郎平章事忠烈

初改贄成事判軍簿修國史與柳璈金坵同
修高宗實錄得前樞密副使任睦史藁開視
乃空紙也修撰官朱悅請劾之傳與璈沮不
發以傳嘗直史館亦不納史藁故也咸平府
宣慰使遣知事李爲刷雙城人物仍獻馬爲
將還白王曰宣慰使獻馬今無酬答恐非禮
王曰曾下相府相府之過遂大怒流傳及許
珙洪子藩于海烏然傳等實不知也副知密
直廉承益營救得免尋拜中贊傳嘗退食門

生四五輩來謁命之坐與語曰予濫首鈞衡
才不逮志物論何如皆莫敢對方于宣在下
坐對曰人謂公之爲政如其姓傳大笑曰吾
法吾姓輪至於此汝法汝姓將至何地及卒
謚文純子瓘卿瓘官至贄成事子忠卿別有
傳卿子善之

忠字正甫八歲蔭補東面都監判官十八被
召事忠宣於燕邸授禮賓內給事有龍陽之
寵賜姓王氏改名鑄累轉右司尹王欲拜代

言忠辭曰年少無知驟登三品取譏多矣喉
舌之任願更擇人王怒下旨曰忠不體予意
多所違忤宜追削所賜姓名貶知鐵州事後
王自尤還忠迎謁鴨江睽遇如初遂拜代言
歷密直使僉議評理忠肅留元侍從大臣皆
携貳忠獨終始一節忠肅復位還國陞授贊
成事賜推誠佐理功臣號忠宣謂忠肅曰元
忠世家舊臣盡忠輔翊且連外戚非他臣比
又謂忠曰求肩乃心輔爾主然自後漸見踈

外閑居五年忠惠初復爲贊成尋如元賀正
忠肅復位忠落職因留元受帝命帶虎符爲
武德將軍兼提調征東都鎮撫司事後五年
東還卒性端慤無城府雖不學善處事子顯
翊顯

顯年十八蔭補護軍席父勢狂縱累遷三司
左使依德寧公主鎮合浦恭愍時拜贊成事
顯聞元討張士誠募將于我欲避之求爲楊
廣道都巡問使王不許封成安府院君遣之

還拜判三司事初顯欲代洪彥博秉權譖彥博有異志又譖韓可貴具榮儉等不追捕竒轍之黨於是下顯可貴榮儉獄對置王素惡顯使李蒙古大即獄中推殺之并其黨郎將李連孫屍于朱橋外

善之生七歲以父任爲西面都監判官官累左右衛護軍忠宣在元召見驟拜右副代言知三司事又襲父職爲昭信校尉征東都鎮撫時忠宣留燕邸殊無歸意善之與金深謀

奉王還國忤旨罷歸忠肅初貶知沔州後判繕工寺俄轉大司憲判典儀寺忠宣竄吐蕃忠肅留元國人分曹流言者多善之守正不撓士論多之累遷同知密直司事尋罷爲檢校僉議評理家居六年卒年五十爲人多能處事安詳善琴碁常劑藥活人丐者日踵門應對無惰容子龜壽松壽

松壽登第補春秋脩撰忠惠王御書筵安震言臣等備負兩府未可竟日侍講宜擇端士

以備顧問遂薦松壽及閔澁判三司李齊賢等又進言王之有瑕者必待良工雕琢然後成其實器人君豈皆無失必待良臣啓沃然後能成其聖德因曰元松壽中贊傳之曾孫宰相善之之子臣等不參侍講之時宜令此人常在左右講廟道義王從之忠穆時拜獻納與獻納郭忠秀劾贊成事鄭天起告身未出而直入政房題品人物且弃其妻常在倡家王怒下松壽等鞫之宰相臺諫詣閤營救

不得竟罷忠定三年出爲西海道按廉恭愍即位東還松壽迎謁于道風儀清秀進退有度王知其非常人即擢爲內書舍人兼左副代言委以機密日見親信轉知奏事參銓注慎重名器不少私王嘗欲授僧職召之辭以疾又以尹澤有翊戴功命補其孫二人陵壇直松壽止注一人他日王問之對以闕少未能盡奉旨澤松壽座主也王由是益敬重見松壽至必起待之松壽嘗在妻服命出視事

松壽奏曰承宣非獨臣且在服視事無古禮
王然之十年王避紅賊南狩松壽扈從監察
司以事劾睦仁吉仁吉與宦官譖于王欲令
臺官分司京城以沮之松壽力言不可遂止
賊平策扈從功爲一等松壽典機務八年常
懷憂懼涕泣乞代王曰卿進如卿者可代乃
舉李岡以代除簽書密直司事賜忠勤贊化
功臣號十四年拜政堂文學未幾忤卒眈罷
明年眈益用事憂憤成疾卒年四十三有室

相器國人惜之王命有司葬之加等謚文定
子序庠

金連 失三字

金連字器之海陽縣人以富稱籍內侍補門
下錄事累遷兵部侍郎入闕會失儀坐罷後
歷樞密院副使刑部尚書忠烈初爲慶尚道
都指揮使督修東征戰艦忽夢所佩金魚墜
地自解曰身章已去不可以留遂引年乞退
以知都僉議致仕又加僉議侍郎贊成事致

仕卒年七十八謚良簡性淳厚凡慶弔人無
閒親踈世以此多之

金富允

十三字下

金富允初名用成兔山郡人隸左都知侍衛
軍補校尉忠烈以世子如元富允從之雖值
險艱執節不移世祖知其名授武德將軍征
東行中書省理問所官忠烈即位錄侍從功
賜鐵券曰歲己巳寡人歸自元朝至婆婆府
聞林衍構亂危社稷從臣震驚莫知所圖爾

三〇
廷選

能數陳利害夾輔寡躬還入天廷遂蒙帝眷
請兵而東誅姦復國以迄于今予嘉乃功遵
元朝之制功臣雖有罪十犯然後一論至子
孫亦如之宜體朕意益竭心力訓爾子孫與
國咸休累拜軍簿判書鷹揚軍上將軍歷資
政院副使知密直司事典理判書二十八年
知都僉議司事明年以贊成事致仕卒性公
正質樸無華嘗爲選軍別監處決得中子就
起官至軍簿判書

仕卒年七十八謚良簡性淳厚凡慶弔人無
閒親踈世以此多之

金富允

字字下

金富允初名用成兔山郡人隸左都知侍衛
軍補校尉忠烈以世子如元富允從之雖值
險艱執節不移世祖知其名授武德將軍征
東行中書省理問所官忠烈即位錄侍從功
賜鐵券曰歲己巳寡人歸自元朝至婆婆府
聞林衍構亂危社稷從臣震驚莫知所圖爾

元
廷
遂

能敷陳利害夾輔寡躬還入天廷遂蒙帝眷
請兵而東誅姦復國以迄于今予嘉乃功遵
元朝之制功臣雖有罪十犯然後一論至子
孫亦如之宜體朕意益竭心力訓爾子孫與
國咸休累拜軍簿判書鷹揚軍上將軍歷資
政院副使知密直司事典理判書二十八年
知都僉議司事明年以贊成事致仕卒性公
正質樸無華嘗爲選軍別監處決得中子就
起官至軍簿判書

鄭仁卿

字季下

鄭仁卿瑞州人高宗末蒙兵來侵屯稷山新昌仁卿從軍乘夜攻壘有功補諸校忠烈以世子如元仁卿從行世子還至婆婆府有告林衍變者時仁卿父臣保守麟州仁卿潛渡江就父具知行逆狀來報世子欲還京師奏帝請兵來討之諸從臣皆思歸猶豫仁卿獨力勸世子從之累遷上將軍忠烈卽位策侍從功爲二等陞其鄉富城縣爲瑞州郡十六

年王請罷東寧府復歸于我仁卿敷奏甚悉帝聽納王嘉之以副知密直特授西北面都指揮使哈丹賊攻陷和登二州王避兵江華仁卿留守西京奔而逃來尋進同知密直司事時國家選良家處女方禁婚仁卿犯禁流海島二十五年判三司事俄遷都僉議贊成事後加中贊致仕賜號壁上三韓三重大匡推誠定策安社功臣又命圖形壁上賜錄券三十一年卒年六十九謚襄烈性謹直初以

舌人知名所至有聲績嘗受帝命為武德將軍征東省理問官子孫信英信和信綏皆至顯官

牛三子下

權胆

溥

和

廉

鏞

權胆字晦之樞密副使守平之孫嘗有遯世志父翰林學士彊留之請於朝為門下錄事傾家貲供其費胆不得已就職宰相柳璩謂曰子有文學不宜為吏今赴舉果中第遷閣門祗候出為禮昇孟价四州副使自是揚

歷中外皆以廉勤精明稱留守東京舊有一庫賦民綾羅貯之名甲坊充貢獻贏餘甚多皆為留守所私胆撤甲坊以一年所收支三年貢司戶有盜民租者碎其腦于庭觀者股栗忠烈初徵拜典理摠郎所居里火延燒千餘家胆家在其中獨完人以為愛民之報嘗按三道行文書但用鈴板未嘗發一吏令行禁止其按慶尚也晉州副使白玄錫未之任先用州吏所賣銀幣到官重斂御衣對綾羅

絲價私用之甫州副使張悛家在丹山與州
近遣州人耕耨其田悛並劾之悛壯元及第
玄錫曾爲省郎同受汚名士林恥之轉國子
祭酒左司議大夫晉州守崔崑所貢綾羅麤
王命考問邑吏以悛爲按廉減折絲價對與
崑並罷宰相言悛爲民革弊而罷孰有憂民
者尋復其職遷判衛尉寺事掌試取士多知
名士權漢功金元祥崔誠之蔡洪哲白頤正
後皆爲名相悛耿介不苟合自除三品十年

不遷久之乃拜承旨陞密直提學乞退甚篤
以知僉議府事致仕後加贊成事致仕忠宣
三年卒年八十四性清儉謙遜酷信浮屠斷
葷肉四十年子孫以時獻新衣則必解舊所
服以與貧乏篋中常無餘衣自號夢菴居士
江南僧紹瓊泛海而至悛欲出家師事之恐
爲子溥所沮未果會溥不在遁入禪興社剃
髮溥馳至大哭悛曰將復鬚髮我耶此子素
志也得疾趺坐而逝孫準有寵於王特謚文

清
溥字齊萬初名永忠烈五年年十八登第明年又中殿試累遷僉議舍人忠宣受禪置詞林院溥與朴全之等俱爲學士寵幸無比尋拜右副承旨忠烈復位以溥及趙簡金台鉉金祐掌銓選陞密直學士累轉知都僉議司事忠宣復位拜贊成事判樞部事王命注七品以下武選忠肅朝拜僉議政丞判樞部事加領都僉議使司事永嘉府院君賜推誠翊

祚同德輔理功臣號又嘗爲征東行省負外郎中王府斷事官溥性忠孝惠族姻睦僚友嗜讀書老不輟嘗以朱子四書集註建白刊行東方性理之學自溥倡註銀臺集二十卷又與子準哀集歷代孝子六十四人使婿李齊賢著贊名曰孝行錄行于世爲人無圭角久典銓衡鬻爵營產時人以爲視其父胆之清懸遠也子準臯煦謙婿齊賢宗室璿珣皆封君子宗頂祝髮亦封廣福君世號一家九

封君溥以家學退老準領門生稱壽時人榮
之忠穆二年年八十五邁疾命左右扶起端

準

逝謚文正煦謙自有傳

準字平仲登第謁忠宣于燕邸擢為代言自
是恩寵愈隆賞賜無算帝拜武衛將軍合
浦萬戶後授密直副使尋知司事命國贖都
監以銀五十斤買中贄安珣第賜之又賜金
盞元尹申汝桂妻金氏徙宅率婢僕行有惡
少十餘人大呼擔金氏走汝桂奔告淑妃金

氏妃之姨也使人追之至十里許弃之而散
獲一人乃準家人也巡軍畏權氏勢莫敢究
治忠肅嘗移御準第周觀屋宇之美歎曰非
寡躬所敢當也王與潘王曷相持群不逞多
附潘王準守義不變事定拜贄成事曹頓之
變準閉門不出頓敗忠惠封吉昌府院君開
府置僚屬納準外孫女是為和妃王以殖貨
為事準進鈔一千錠忠穆薨準與耆舊大臣
上書于元請立恭愍及即位準有疾醫問不

封君溥以家學退老準領門生稱壽時人榮
之忠穆二年年八十五邁疾命左右扶起端
坐而逝謚文正煦謙自有傳

準字平仲登第謁忠宣于燕邸擢為代言自
是恩寵愈隆賞賜無算帝拜武衛將軍合
浦萬戶後授密直副使尋知司事命國贖都
監以銀五十斤買中贄安珣第賜之又賜金
盞元尹申汝桂妻金氏徙宅率婢僕行有惡
少十餘人大呼擔金氏走汝桂奔告淑妃金

氏妃之姨也使人追之至十里許弃之而散
獲一人乃準家人也巡軍畏權氏勢莫敢究
治忠肅嘗移御準第周觀屋宇之美歎曰非
寡躬所敢當也王與潘王鬻相持群不逞多
附潘王準守義不變事定拜贄成事曹頤之
變準閉門不出頤敗忠惠封吉昌府院君開
府置僚屬納準外孫女是為和妃王以殖貨
為事準進鈔一千錠忠穆薨準與耆舊大臣
上書于元請立恭愍及即位準有疾醫問不

絕卒年七十二王慟悼謚昌和性純重寡言
笑儀表秀偉倚勢奪土田納賄賂以致鉅富
子廉適

廉字士廉忠肅時授三司副使襲父爵爲宣
武將軍合浦鎮邊萬戶後爲選軍別監授田
有法人便之俄遷左常侍忠肅納其女爲壽
妃封廉玄福君後拜僉議贊成與梁載有隙
罷復封玄福君子鏞鉉鎬鈞鑄

鏞初名鎰嘗爲合浦萬戶割剝軍吏市金銀

鑄器擅發傳騎輸私貨元顯代鎮合浦具鏞
事移式目都監慶尚道察訪金漢立牒監察
司居民又訴之監察司庇不問恭愍引奉使
者訪民疾苦得其狀下巡衛府命鄭桓鞫之
桓亦依違不治王怒召石抹都事曰鏞族黨
滿國人不治其罪汝能治之乎不能則直
以告石抹慙赧良久曰鏞貪汚人也敢不窮
治後爲密直副使雲岩寺僧言於都堂曰公
等與王共理一國而國不理使人主獄而囚

逸則誰任其咎鏞曰吾聞釋教見性成道爾亦能見性乎僧曰見性與否聞言可知不必問也諸相以鏞爲失言後以子璿弒逆編配遠州辛禍遣人殺之

適爲忠惠嬖幸累遷判典客寺事元廢忠惠命忠肅復位因適及上護軍金銳于巡軍杖流海島忠惠復位授密直代言賜推誠勁節功臣號歷判密直司事僉議叅理封花山君恭愍初改封吉昌君拜贊成事紅賊陷西京

適率僧兵赴征後賜端誠保節翊戴功臣號恭愍見弒適以權璿近親罷卒謚原靖

臯未詳其遷歷初封文化君後封永嘉君位至檢校侍中年八十六卒謚忠靖臯嘗與其子正郎保爭田召保不至怒蹴保妻墮胎死監察司鞠之時有人曰臯本貪殘人也蹴殺子婦非父也保忤父意非子也子儼保僖僖子和衷近遇

和辛禍時爲清州牧使有固城妖民伊金自

稱彌勒佛感衆云我能致釋迦佛凡禱祀神
祇者食馬牛肉者不以貨財分人者皆死者
不信吾言至三月日月皆無光矣又云吾作
用則草發青花木結穀實或一種再獲愚民
信之施米帛金銀恐後馬牛死則棄之不食
有貨財者悉以與人又云吾勅遣山川神倭
賊可擒也巫覡尤加敬信撤城隍祠廟事伊
金如佛祈福利無賴輩從而和之自稱弟子
相誣誑所至守令或出迎館之及至清州和

誘致其黨縛其渠首五人囚之馳報于朝都
堂移牒諸道悉捕斬之判事楊元格信奉其
說至是逃匿搜獲之杖流道死累官至密直
副使出牧全州兼元帥斬倭二級以獻禍遣
人賜酒帛自此以後入

本朝

沂初名晉字可遠一字思叔少好學恭愍朝
年十八登第唱名入庭王怒曰彼少者亦登
第耶同知貢舉李穡對曰將大用不可少之

也選補史翰爲王府必闈赤本國選文士應
舉京師近再中鄉試以年少不赴除成均直
講藝文應教宰禍時歷禮儀軍簿正郎典校
副令拜左司議大夫與同僚上書曰書云學
于古訓時惟立事又云不學墻面泣事惟煩
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學而能理萬機之政
者也殿下即位之初有志于學首開書筵國
人相慶以望大平近年以來或作或輟人皆
失望願殿下不忘初志復開書筵或命大臣

論議或令左右講廟以通經學義理之宗以
觀古今理亂之變非禮勿視勿禮非聽勿禮
勿言非禮勿動以副三韓臣民之望以動四
國觀聽之心則實萬世無窮之福也又上疏
曰從諫如流人君之美德責難於君臣子之
忠義也書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
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故爲人君者不可以
不從諫爲人臣者不可以不責難此臣等所
以敢冒天威仰瀆聰聽也古之人君深居九

重躬攬萬幾日親賢士大夫以守至正至於
出入之際必有警蹕之節徐驅而行塵不及
軌前導後衛以辟行人故百姓但聞其聲不
見其面君位以尊民心以敬戴之如天畏之
如神今者殿下專事逸豫興居無節或晝或
夜從以數騎馳聘道路百姓望見龍顏知之
者驚駭失望以為殿下何至此極也不知者
以為無賴豪俠之徒指而侮笑此臣等所以
夙夜痛心深為殿下惜之也而况人君一身

與宗社為體不重其身是不重其宗社也馳
騁之際馬或驚倒危懼甚矣不審殿下何不
自重縱不自重其柰宗社何昔者漢文帝將
馳下峻坂袁盎諫曰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
柰高廟太后何文帝嘉納故後世皆稱文帝
之德以為賢君殿下天資英邁過於文帝豈
宜此事獨出其下此臣等所以敢言不諱以
冀殿下之從之也天之有晝夜猶人之有動
息也人君奉若天道一動一靜皆當法乎天

也易曰嚮晦入宴息傳曰人君動法於日出
入有節言人君晝則動而爲政以法乎天之
日出而爲晝也及嚮昏晦入居於內宴息其
身以法乎天之日入而爲夜也占之聖王昧
爽丕顯坐以待旦辨色視朝以聽庶政至于
日中是所以法乎天日也故天愛人君降之
遐福今者殿下夜遊晏起其於法天法日之
道何如矧今四方兵興饑饉荐臻民業蕩盡
國勢將危此誠殿下夙夜憂勤勵精爲治之

時也殿下不以爲意耽樂於內馳騁於外玩
細娛忘遠慮一朝如有緩急將何以處之臣
等念此深爲痛心又况耽樂以蕩其志馳騁
以勞其身誠非貽養精神以保天年之術殿
下春秋鼎盛血氣未定此亦不可不戒也臣
等愛君之心不能不爲殿下惜之也願自今
無敢輕出馳騁道路方夜而寢及朝而興端
居高拱親近大臣訪以時政得失問以古今
理亂從容談笑涵養德性非法不道非禮不

行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則殿下有從諫好善之羨而無蕩志勞身之憂天位益尊聖德益昌宗社益重人民益附天命益新王業益永而隣國益慕之矣實我三韓萬世無疆之福也書上禍命更書以進又上疏曰嘗觀自古國家理亂興亡之故莫不由祖宗修德憂勤於創業之初從諫敬畏於守成之日以垂其統亦莫不由子孫驕淫侈肆於富貴之餘荒淫慢遊於危亂之際以墜其緒驕怠愈甚亂

亡愈速千載之遠同一軌也昔者大禹勤儉而得天下其孫大康盤遊滅德黎民咸貳厥第五人作歌以諷而不悟以失其國成湯寬仁而得天下其孫太甲縱欲敗度幾墜湯緒伊尹作書以諫然後悔過遷善爲商令王武王惇信明義而有天下其孫昭王巡遊無度而不返厲王驕侈拒諫而出奔宣王有志申甫補闕而中興三代之後從諫好善之君莫如漢文帝唐太宗故漢唐之理於斯爲盛拒

諫飾非肆志盤遊之君莫如秦二世隋煬帝
故秦隋之末群盜並起雖以秦之強隋之富
而亡不旋踵是知敬慎修德從諫改過理之
本也驕淫拒諫荒怠慢遊亂之本也書曰與
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爲人君者
不可以不戒也我太祖憂勤垂統萬世列聖
相承畏天勤民遵守憲度馴致大平祖宗數
百年積累艱難之業傳至殿下付畀之任可
謂重矣君位惟艱所係至重一念不謹或以

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
雖在理平無事之時猶當兢畏儆戒以備不
虞况當國家危急之際可不慎哉可不懼哉
今水旱相仍饑疫荐至公無數月之儲民之
一夕之資老弱轉于溝壑餓殍僵於道路加
以隣國屯兵近境侵我封疆誘我人民倭賊
又深入爲寇州縣騷然奔爲賊藪守令不能
禦將帥不能制自古危亂之極未有甚於此
時者也積薪厝火不足喻其急剝床以膚不

足喻其切也。救時之急宜若奉漏沃焦，猶恐不及此誠。殿下恐懼修省，夙夜憂勤，奮發有爲之時也。曩者臣等與憲府上書諫，微行殿下，英明果斷，優容弗拂，即賜俞允，端居九重，數月不出，從諫之德，改過之美，光今邁古，日月增輝，群僚相與慶於朝，百姓相與忭於野。中外翕然以望理平者于茲有月矣。今當危亂多艱之際，不以修省戒懼爲念，復事遊幸，晝夜馳騁，以人君之尊，乘匹馬而行，數離深

宮之固，馳驅委巷之中，侍衛之臣，挾弓劍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殿下所在，寧知盜賊之伺候，內應者與夫反間刺客不在於國中乎？萬有強暴之徒，乘間竊發，則倉卒之變甚可畏也。此臣等所以夙夜痛心，深爲殿下危之也。自古人心難測，禍亂無常，危必生於所安，變必生於所忽，備患之道，誠不可不嚴理。安之日，猶恐變生，矧今多盜益爲寒心，殿下承祖宗積累艱難之業，縱不自重，將柰宗社

何知過而不從諫是益其疾也知危而不修政是促其亡也此聲若出聞于四方盜賊之欲乘釁者豈不自幸將帥之往敵愾者豈不失望民心豈不益離國勢豈不益危此臣等所以當夜不寐當食而嘆拊心痛念不能自止者也伏望遠稽歷代興亡之故深念祖宗付畀之重無敢逸豫以冒萬幾之政無敢遊幸以備非常之變從諫必行毋或失信端居高拱親近宰輔經國之謀制寇之策廣咨博

訪夙夜憂勤厲精圖治修德行政以收民心信賞必罰以明國典則將士自奮盜賊自息而隣國不敢謀強暴不敢肆祖宗之業傳於無窮殿下從諫之德並美於大甲中興之功同符於宣王編諸信史後世稱聖明矣又上言今倭寇四侵反閒刺客往來京城殿下以數騎馳騁道路終夜不返臣等深為殿下危之禍曰我誠有此愆非卿輩忠誰肯言之後近又與獻紆成石磷極諫禍醉甚欲射之遷

判典校寺事執政擬近代言禍曰此人爲諫
官使予不得遊幸何可近侍合令防倭耳取
筆勾去拜成均大司成歷禮儀判書左代言
陞密直副使辛昌立授厚德府尹轉簽書密
直司事昌遣近及門下評理尹承順如京師
請親朝近費禮部責異姓爲王恣還中路私
自拆視既至先詣昌舅李琳私第示之然後
付都評議使司近上書論辨李崇仁罪諫官
劾以黨比崇仁欺詐罔上流牛峯縣恭讓朝

憲府上疏曰今以權近私拆咨文之故問尹
承順承順言與近復命約明朝謁侍中李琳
翌日將往琳第道遇近近曰吾已謁然既相
遇更與之進既見琳予以病在家近將咨文

藏

ツロク

聖旨筒置於其家開見後乃付都堂臣等謂
此咨本國宗社存亡所關宜直付都堂會宰
相同拆近累日私藏私自開拆隱密謀議漏
洩天機陰謀難測不忠莫甚請更究問依律

決罪王命勿問遠配寧海郎舍尹紹宗等上
書復論私拆之罪請正典刑命杖一百徙流
興海臺諫復交章請罪又移金海尹彞李初
之獄起逮繫清州尋以水災免歸漢陽又貶
益州尋宥之歸忠州在謫著入學圖說及五
經淺見錄自此以後入
本朝

ツバク

牛三字下

閔漬

祥正

閔漬字龍延驪與人平章事令謨五世孫也

元宗朝擢魁科忠烈時由祗候遷殿中侍史
累轉禮賓尹忠宣以世子如元漬與鄭可臣
從之一日帝命公卿議征交趾詔與漬等同
議對稱旨授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後元欲
復征日本令本國造戰艦王入朝欲陳東征
不便漬以左副承旨從行漬偶閱杜氏通典
及唐太宗征高麗魏徵諫曰高麗如石田得
之無益乃示僉院洪君祥因語曰倭之於大
元豈啻若唐之於高麗乎况往歲之役本國

高麗史卷一百一

二十一

民力竭矣今若不寢乃吾民何惟公圖之君
祥曰君有命敢不從漬以君祥言議從臣欲
罷造艦印侯張舜龍曰此朝廷大事豈以一
僉院言止之乎漬曰後若有詰我自當之非
諸君所知也遂白王罷之人以漬爲勁直世
子諷王令西京留守安悅致仕欲以從臣代
之漬以悅年未七十爲辭王乃止世子怒謂
漬曰揚人之惡以釣其名卿有焉陞密直學
士添設也尋罷王嘗遣內僚高汝舟令漬製

詩漬饋汝舟白酒青瓜汝舟白王曰漬雖寧
相其貧無比王乃賜米一百碩久之授集賢
殿大學士僉光政院事改同知密直司事監
察大夫詞林學士承旨加判密直司事忠宣
初以僉議政丞致仕忠肅八年起爲守政丞
封驪興君十年漬與駕洛君許有全興寧君
金踞如元表請召還忠宣漬自述其表略曰
叢爾小邦依于上國太祖皇帝龍興之際契
丹遺種漏逃天網闌入我疆朝廷遣哈真扎

刺兩元帥討之我忠憲王遣陪臣趙冲等運
糧助戰以滅之兩元帥與冲等盟曰今我二
國約爲兄弟世世子孫無相忘也我忠敬王
以世子入朝端遇世祖皇帝回自南征將繼
大統命我忠敬王還國襲爵忠烈王亦以世
子入侍天庭世積忠勤釐降公主得生嗣子
前王璋前王年十六承詔入侍世祖皇帝冊
爲世子降詔云嗣惟汝嫡親實我甥自是留
侍輦轂歷事五朝沉酣德澤貪戀寵光但期

作善以盡忠不覺執迷而獲罪雖云遠謫是
帝師興福之鄉若復尋思亦君父滌瑕之藥
但在自新之遲速豈無如舊之恩憐臣等曾
無匡救之能俾及顛隳之患又迫棗榆之晚
景靡堪犬馬之戀懷旣難逃歲月之如流恐
遂隔音容而入地故增深痛共切哀祈伏望
矜我王失計而無他憐老物忘軀而到此賜
籠鶴得還之翼令復舊巢指海鰲更戴之齡
祝延聖筭又獻書都堂曰方今天下土地之

廣人民之衆自有宇宙以來無與今日比者
然未聞一夫不獲其所一物不得其宜者實
由諸相公贊襄變理之功伏惟前王以世祖
之外甥歷事五朝凡三十餘載但以廣作勝
緣祝延聖筭爲已任一旦不覺執迷獲戾於
天遠謫西土者于今四年豈不痛哉小邦人
民旣非木石誰無犬馬戀主之情然天遙地
隔蚊蚋之鳴上達無由但日夜呼泣而已况
漬等曾被任用荷德費恩旣極名位年且耆

者豈不百倍于常情乎然雷霆之威無所不
震驚懼失措罔知所圖但仰望天日而趑趄
海隅者久矣今諸相國閣下將使四海之內
無一物不得其所若未達殘陽戀主之情忽
先朝露以沒則可謂孤負盛代恨及黃泉由
是忍病登途備嘗艱險幸存餘喘匍匐而來
伏望諸相公哀我王遠謫殊方累經歲月憐
老軀生度三千餘里欲申微願善爲敷奏導
宣聖澤回我王萬里之行則漬等雖老忘軀

報德之心不後於龜蛇漬等留元半歲餘爲
潘王黨所沮竟未達而還十三年卒年七十
九謚文仁忠烈嘗命漬增修鄭可臣所撰千
秋金鏡錄國家多故未暇及焉後與權溥同
校撰成名曰世代編年節要上自虎景大王
迄于元王分爲七卷并世係圖以進又撰本
國編年綱目上起國祖文德大王下訖高宗
書凡四十二卷其昭穆之論與編年節要不
同漬稍有文藻而多俗習心術不正諂事內

祥正別行

人且不知性理之學其論有背於聖人至以
朱子昭穆之議爲非所見之偏類此于祥正
祥正忠烈二十七年登第明年又中殿試歷
宰碩州寶城江華又按西海楊廣所至有聲
績其爲楊廣也聞有以貨賄輸權貴者驛遞
過境即使吏搜取牒送國贖由是豪強屏氣
無敢犯今忠肅時爲司憲掌令嘗以事被劾
遇赦赴臺糾正再呼曰蒙赦掌令又內書舍
人卜祺乘醉廷辱祥正曰風憲官蒙赦復職

報德之心不後於龜蛇漬等留元半歲餘爲
潘王黨所沮竟未達而還十三年卒年七十
九謚文仁忠烈嘗命漬增修鄭可臣所撰千
秋金鏡錄國家多故未暇及焉後與權溥同
校撰成名曰世代編年節要上自虎景大王
迄于元王分爲七卷并世係圖以進又撰本
國編年綱目上起國祖文德大王下訖高宗
書凡四十二卷其昭穆之論與編年節要不
同漬稍有文藻而多俗習心術不正諂事內

祥正別行

人且不知性理之學其論有背於聖人至以
朱子昭穆之議爲非所見之偏類此于祥正
祥正忠烈二十七年登第明年又中殿試歷
宰碩州寶城江華又按西海揚廣所至有聲
績其爲揚廣也聞有以貨賄輸權貴者驛遞
過境即使吏搜取牒送國贖由是豪強屏氣
無敢犯今忠肅時爲司憲掌令嘗以事被劾
遇赦赴臺糾正再呼曰蒙赦掌令又內書舍
人卜祺乘醉廷辱祥正曰風憲官蒙赦復職

古可未聞君且休彈糾聞者笑之累轉知密
直司事尹碩孫琦之獄起王在元遣祥正與
趙炎輝蔣伯祥仁守等鞫之其黨有訐寃於
上國者遣使覆問伯祥等皆以受賕枉法論
輸憲司祥正獨不梁命長監察以榮之官至
贊成事揔裁銓注減損官職以復古制恭愍
元年卒年七十二稟性剛烈不能容人之過
雖在骨肉不少假貸子濡琬璿琇賢濡登第
官累代言祥正以濡不孝告監察司鞫之濡

具服尋逃琬璿琇賢以罪流于島恣橫不入
島杖之移配他所

牛

列傳卷第二十



